

期待、家族傳承與自我呈現 ——清代女作家課訓詩的探討

鍾慧玲*

【提要】

清代女作家課訓詩中，呈現了教育子女的態度和心理期待，除了呼應父權文化的主流價值外，在嚴正端正的主題下，也浮繪出母親角色的共同定式，此類作品中又往往夾藏了作者深層的自我以及個人的生命史。本文分別從課讀期待、經驗傳承、家族紀事與自我書寫探討，以見出女作家豐富自我呈現。

關鍵詞：清代 女作家 課訓詩 期待 家族傳承 自我呈現

一、前言

家庭題材為女作家作品中最普遍顯見的素材，其中以子女為寫作對象者，更是不在少數。清代婦女文風鼎盛，女作家眾多，作品豐富，女作家們多生長於知書習禮的家庭，本身受到良好的教育^①，結婚之後，秉承士族文化的傳統，她們對子女的教育自然也十分重視。因此，檢視清代女作家作品，即有大量以親子教育為主題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①參見拙著《清代女詩人研究》第二章第四節，頁90，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

的詩作，其中較常見的類型是「示兒」、「教女」的課訓主題。此類作品承載了母親在教育子女上的態度和心理期待，除了呼應父權文化的主流價值外，在嚴正端整的主題下，也浮繪出了母親角色的共同定式，而值得注意的是，此類作品中又往往夾藏了作者深層的自我以及個人的生命史。本文即以清代女作家課訓詩為主，分從課讀詩與訓示詩兩方面考察，以見出女作家豐富的自我書寫與呈現。

二、課子/課女：男女有別的課讀期待

唐代宋若昭《女論語》〈訓男女章第八〉有云：「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長成，教之有序，訓誨之權，實專於母。」^②明白揭示了母親教育子女的權力與責任；明代王相母劉節婦《女範捷錄》〈母儀篇〉中更強調了「母儀先於父訓，慈教嚴於義方」^③，清代藍鼎元《女學》中亦云：「人子少時，與母最親。舉動善惡，父或不能知，母則無不知之，故母教尤切。」^④，皆肯定了母親對童蒙教育的重要性。而唐代鄭氏《女孝經》〈母儀章第十七〉更明言為人母者，宜「動而合禮，言必有經」^⑤，即指出母親身教言教的準則。因此，傳統婦職中，除了主中饋、乳養子女外，「相夫教子」實亦為女性職責之一，孟母斷機勸學、柳仲郢之母熊丸課讀、歐陽修之母晝荻教子皆為歷史上傳頌的賢母典型。在重視子女教育，對母儀又高度期許的傳統下，清代士族家庭的女性往往肩挑了課兒教女的重任，發揮了監督、催促、輔助的功能，士人的詩文中多可見其對母教的稱頌感戴^⑥。其實，從另一方面而言，同時也有眾多清代的女作家以母親的身分直接為自己留下了課讀勸學的圖像，女作家宗婉的「半生辛苦母兼師」^⑦，可以說是許多女性的寫照。她們既是嚴師，又是慈母，詩篇中反映了母親們的心理期待，也反映了她們共有的經驗與群體意識。

但是，在課兒與課女上，由於傳統教育的差異，女作家亦不免隨之而有偏重。《詩經》〈小雅·斯干〉呈現了男女有別的角色期待，生男期之以「朱芾斯皇，室

^②見《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閩媛典〉第二卷〈閩媛總部總論〉一，第395冊之10頁，台北，鼎文書局，1976年。

^③見《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閩媛典〉第三卷〈閩媛總部總論〉二，第395冊之14頁。

^④見藍鼎元（1680-1733）《女學》卷三〈婦德篇下〉，頁2，清康熙五十一年刊本。

^⑤見《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閩媛典〉第三卷〈閩媛總部總論〉二，第395冊之11頁。

^⑥參見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頁104-107，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

^⑦見宗婉〈感示兩兒〉詩，懋庵輯《閩媛詩》，頁112，臺北，廣文書局，1982年。案：宗婉字婉生，江蘇常熟人，著《夢湘樓詩詞》。

家君王」，生女則令其「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女論語》中亦言「男入書堂，請延師傅。習學禮義，吟詩作賦。」，女則「朝暮訓誨，各勤事務」^⑧，藍鼎元《女學·自序》中更指出男女所學的差異：「夫女子之學，與丈夫不同。丈夫一生皆為學之日，故能出入經史，淹貫百家；女子之學，不過十年，則將任人家事，百務交責。」，男兒與女兒未來的人生發展不同，社會的角色期待有別，而士族家庭之所以重視女兒的教育，是建立在「懼失容於他門，取恥宗族」^⑨、「女子不知書，他日無由盡婦道」^⑩、「不睹書史，則往行奚考」^⑪的基礎上，因此，清代女作家在作品中對兒子與對女兒的教育期待自亦有明顯的差別。

首先，就課子而言，母親在教學或督導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對許多孩子而言，讀書都是苦多於樂，因此，母親的勉勵與督促，成為此類詩作的重點。如袁慧倫的〈寒夜課兒〉詩即言：「先春梅萼經霜雪，蓋世勳名自苦辛。兒輩莫言深夜冷，天涯尚有未歸人。」^⑫，以梅開先須禁受霜雪為譬，勉子讀書亦須能耐辛苦，雖然天冷夜深，亦不許以之為藉口；鄧州彭氏〈課兒輩夜讀〉詩，亦言：「窗前莫厭參丸苦，日後甘從此處來」^⑬，乃以日後功成名就作為苦讀的誘因；閔肅英則明白的告誡孩子：「勿學苦叫喚，等彼村兒童。會心原不遠，淪泉由發蒙」^⑭，清楚表明了她督勉的態度。

望子成龍的期盼在課讀詩中處處可見，鮑之芬〈夜課示兒〉詩中即以春種秋收來傳達她的心願：「遲暮桑榆嗟老至，辛勤稼穡望秋成。敢期白屋生麟種，且喜丹

⑧ 《女論語》〈訓男女章第八〉，《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閩媛典〉第二卷〈閩媛總部總論〉一，第395冊之10頁。

⑨ 見漢班昭〈女誡序〉，《後漢書》卷84〈列女傳·曹世叔妻〉，頁994，台北，藝文印書館《二十五史》本。

⑩ 清周廣業(1730-1798)〈周母沈碩人傳〉，《蓬廬文鈔》卷7，頁9，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1年。

⑪ 見明仁孝皇后〈內訓〉〈景賢範章〉第十一，《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閩媛典〉第三卷〈閩媛總部總論〉二，第395冊之13頁。

⑫ 見清王豫編《江蘇詩徵》卷165，頁18，清道光元年原刊本。案：袁慧倫字蕙貞，號淑春，江蘇通州人，庠生袁洋次女，監生保成德室，著《揮翠樓詩集》。

⑬ 見徐世昌編《清詩匯》卷184，頁36，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案：彭氏，河南鄧州人，廣西布政彭而述女，李鴻儒室，著《長林稿》、《蝶龕稿》。

⑭ 見閔肅英〈課兒詩〉，《瑤華軒詩鈔》卷己，頁2，收入清蔡殿齊輯《國朝閩媛詩鈔》，清道光二十四年琅嬛別館刊本。案：閔肅英字端叔，江西奉新人，南成兵馬司指揮宋鳴珂室，工文詞，尤精筆札，著《瑤華軒詩鈔》、《浣香閣遺稿》。

山繼鳳聲」^⑮，生活愈艱辛，孩子的課業就更不能忽視；宗婉在「朝課經書夜課詩」的鞭策下，對兒子的期望是「但得汝曹能努力，終須有個展眉時」^⑯，認為唯有讀書，才能改善目前艱困的環境；伍淡如的「兄弟寒窗須努力，揚名及早慰萱堂」^⑰更是直接呈現了母親的盼望。顯親揚名、光宗耀祖，讀書與孝親劃上等號，女作家亦無可避免的用了這個邏輯來教育兒子。

因為對孩子的期望深，母親的悲喜也往往被孩子的表現所牽引，孩子如果懂事，能用功讀書，做母親的自是無限安慰，盧德儀言：「矮屋數椽燈一點，我家喜有讀書兒」^⑱，孝感李氏有「不歎空閨多寂寞，教兒猶喜有遺經」^⑲，曹錫淑有「夜長燈火莫貪眠，喜汝繙詩繞膝前」之句^⑳，欣喜之情溢於言表。然而孩子廢寢忘倦，燈下苦讀時，母親又不免憐惜心疼，張佩蘭的「看他把卷能忘倦，未免移心半愛憐」詩句^㉑，可說道盡了母親矛盾的心情。至如安陽李氏自言：「吾兒頗奮螢窗志，惜少熊丸教子方」^㉒，則自謙自愧不懂得如何教導孩子，當然，詩中強調了孩子的奮發上進，不勞母親督責，欣慰的成分其實遠勝於自愧。沙懿清教誠行為偏差的孩子，同時亦反躬自己「慚予胎教失，自勉庶徐徐」^㉓，她自責基礎的胎教沒有做好，以致出現問題，她也知道心急不得，需要時間導正，也因為這種憬醒，阮元的妻子孔璐華非常稱讚這篇作品，以為「是學人吐屬，可采入訓女遺規」^㉔。母親的

^⑮ 見懺庵輯《閩苑詩》，頁58，台北，廣文書局，1982年。案：鮑之芬字浣雲，一字葯壠，江蘇丹徒人，刺史徐彬室，著《三秀齋詩鈔》。

^⑯ 見宗婉〈感示兩兒〉詩，《閩苑詩》，頁112。

^⑰ 見伍淡如〈示兒輩〉詩，《閩苑詩》，頁110。案：伍淡如字晚香，雲南人，奉賢縣知縣楊溥室，著《餐鞠軒詩草》。

^⑱ 見盧德儀〈秋夜課廉兒讀書〉詩，《清詩匯》卷190，頁3。案：盧德儀字儷蘭，一字梅鄰，浙江黃巖人，同縣王維齡室，同治九年舉人太常寺少卿彥威、諸生彥澂、通判彥載、彥武母，生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卒於同治四年（1865），著《焦尾閣遺稿》一卷。

^⑲ 見李氏〈寒月夜作〉詩，《清詩匯》卷183，頁1。案：李氏，湖北孝感人，熊祚廷室，大學士熊賜履（1635-1709）之母，嫻書史，夫亡，撫子成立。

^⑳ 見曹錫淑《晚晴樓詩稿》卷四〈燈下課熊兒古詩拈示一絕〉，頁18，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莊嚴文化事業公司。案：曹錫淑字采苻，江蘇上海人，兵科給諫曹一士（1678-1736）次女，孝廉陸乘笏室，生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卒於乾隆八年（1743），著《晚晴樓詩稿》四卷《詩餘》一卷。

^㉑ 見張佩蘭〈課兒夜讀〉詩，《閩苑詩》，頁60。案：張佩蘭字篋書，江蘇江都人，汪文錦室，著《佩蘭遺稿》。

^㉒ 見李氏〈夜開二子讀書〉詩，《清詩匯》卷184，頁44。案：李氏，河南安陽人，高唐州判李黃次女，諸生黃履平室，著《繼得軒詩稿》。

^㉓ 見沙懿清〈課子〉詩，《江蘇詩徵》卷167，頁10。案：沙懿清字秋月，江蘇如皋人，朱三梧室，著《拾鈿吟稿》。

^㉔ 見《江蘇詩徵》卷167，頁10注。案：孔璐華字經樓，山東曲阜人，大學士儀徵阮元（1764-1849）室，生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卒於道光十二年（1832），著《唐宋舊經樓詩稿》七卷。

壓力，又可由許雪英的「晝荻愧無歐母教，丸熊敢墮柳家傳」二句看出²⁵，因為責任重大，因此，母親的期望與心理負擔也就特別大。

課讀詩在書寫上有幾項共同的特點，首先，時間的陳述多在夜晚。夜讀是白天讀書的延伸，特別是深宵不眠猶自苦讀，才更見出用功的情景，如汪鈴「鐙怯寒威焰不青，忽聞急雪打窗櫺」詩句²⁶，不但描寫孩子的雪夜苦讀，也烘托出一個貧寒而有志節的家庭。又如盧德儀的「矮屋數椽鐙一點」²⁷，張佩蘭的「機杼深更伴未眠，不辭辛苦對青氈」²⁸；曹錫淑有〈燈下課兒〉之作²⁹，袁慧倫有〈寒夜課兒〉詩³⁰；陳勤的〈夜績課兒作〉³¹、伍淡如的〈秋夜紡車聲與讀書聲相答作示諸子〉寫的是秋夜課子³²；鮑之芬的〈夜課示兒〉，有「書窗刀尺伴深更」之句³³；至於彭氏〈課兒輩夜讀〉詩中，「午過涼生暑氣回，半擎鐙火竹簾開」二句³⁴，則是較少見的夏夜課讀的情景。檢視女作家的詩作，課讀的時間多在夜晚，而且大抵以秋冬寒夜為背景。

貧寒的家庭，母親往往還要兼顧家計，尤其是夫亡守寡，獨力支撐門戶的女作家，「賣繡買書教子讀」³⁵的情形並不少見；因此，她們一面督課教子，一面在旁作針線紡織，書聲刀尺聲相應，形成了課讀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畫面，「夜共一鐙，母織子讀，聲常達旦」³⁶，即是寒素家庭的普遍寫照。除了前文所舉張佩蘭、伍淡如、鮑之芬諸人詩作外，汪鈴詩有云：「宵深未敢拋刀尺，為伴孤兒課一經」³⁷，描繪出生活的艱辛以及孤兒寡母的相依之情。蔣士銓在其〈鳴機夜課圖記〉中，

²⁵ 見許雪英〈課承兒讀書〉詩，《閩苑詩》，頁99。案：許雪英字修梅，浙江仁和人，諸生凌濟堂室。

²⁶ 見汪鈴〈夜課〉詩，清潘衍桐編《兩浙輻軒續錄》卷52，頁39，清光緒十七年浙江書局刊本。案：汪鈴字月珠，浙江桐鄉人。候選知州程尚賢室。夫亡，年僅二十一，毀容守志四十七年。

²⁷ 見盧德儀〈秋夜課廉兒讀書〉詩，《清詩匯》卷190，頁3。

²⁸ 見〈課兒夜讀〉詩，《閩苑詩》，頁60。

²⁹ 見《清詩匯》卷184，頁70。

³⁰ 見《江蘇詩徵》卷165，頁18。

³¹ 見《清詩匯》卷186，頁48。案：陳勤字辛農，一字拙存，江蘇甘泉人，符大受室，著《茹榮閒房詩存》一卷。早寡。

³² 見《閩苑詩》，頁110。

³³ 見《閩苑詩》，頁58。

³⁴ 見《清詩匯》卷184，頁36。

³⁵ 見朱蘭〈秋感〉詩，《兩浙輻軒續錄》卷53，頁47。案：朱蘭字晚芳，江蘇吳江人，平湖沈時春室，苦節教子，著《先得月樓遺詩》一卷。

³⁶ 見《清詩匯》卷183「李氏」，頁1。

³⁷ 見汪鈴〈夜課〉詩，《兩浙輻軒續錄》卷52，頁39。

會形容母親訓課的景象是「母手任操作，口授句讀。咿唔之聲，與軋軋相間」^⑳，描繪出女作家鍾令嘉慈母嚴師的形象。而在女作家陳勤的〈夜績課兒作〉詩中，則更著重書寫了身為寡母獨自承擔生活壓力的悲苦心境，詩云^㉑：

絲絲縷不斷，似我淚珠長。松靜傳虛籟，燈孤作細光。銜環非望報，晝夜自堪傷。絡緯聞深夜，同茲苦織忙。

爲了生計，爲了孩子的前途，母親深宵紡績，課子讀書，陳勤執持的信念正如她所強調的：「敢言母教能如父，肯爲家貧廢就師」^㉒，愈是貧寒，愈是不能荒廢孩子的教育，母代父職的艱苦，唯有在孩子的讀書聲中方能獲得一點安慰。金蘭貞在〈自題寒鐙課子圖〉詩中，曾回顧她的辛酸歲月，詩云^㉓：

刀尺聲中二十年，篝燈課子讀遺編。一簾咽月寒侵影，半夜鄰雞聽未眠。歷盡冰霜惟汝望，況逢離亂有誰憐。展圖頓觸當時感，墨淚和來灑素箋。

二十年撫子成立的艱辛因這幅圖畫而觸動傷懷。金蘭貞同樣寒夜不眠，一面督課孩子讀書，一面忙於剪裁縫紉，維持生計，燈下誦書的孩子，是含辛茹苦的母親最大的希望，歷盡冰霜，撫子有成，雖說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但是，回憶被揭起時，母親仍不免要感慨灑淚。

課子詩中普遍呈現出寒夜課誦的畫面，自有其意義：母教的彰顯，符合了傳統對母親職責的要求，而寒夜更象徵了現實環境的冷酷嚴峻。燈前的課讀，不只是力求上進，還有人格的砥礪、志節的培育、母親深切的寄望，以及母子的相依之情、生命成長的陪伴，不言之教，自然流露。課子詩中，又不乏獨力承擔教養責任的母親，如宗婉^㉔、汪鈴、陳勤、金蘭貞等皆是，母親的勇敢、賢明、孤單、堅毅的情操亦於此見出，而在感傷的自陳中，呈現了母親們真實的情感，也讓人看到賢母的

^⑳見清蔣士銓（1725-1784）《忠雅堂集》卷2，記1，嘉慶三年重刊本。案：鍾令嘉字守箴，晚號甘茶老人，江西餘干人，生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卒於乾隆四十年（1775），子蔣士銓爲乾隆年間翰林院編修，著《柴車倦遊集》二卷。

^㉑見《清詩匯》卷186，頁48。

^㉒陳勤〈臘日書懷〉詩云：「門戶頻年強自支，孤兒長大憶當時。敢言母教能如父，肯爲家貧廢就師。」，《清詩匯》卷184，頁48。

^㉓見《閩苑詩》，頁119。案：金蘭貞字幼芳，浙江嘉善人，青田教諭金韻鈴女，平湖舉人王丙豐室，著《壩佛樓詩鈔》一卷。

^㉔《清詩匯》卷188「宗婉」〈詩話〉云：「泊歸蕭氏，所天不祿，嘗教授里中女弟子」，頁21。

光環下，女性苦楚的眼淚。

此外，在訓勉兒輩讀書時，家族門風的強調，先人父祖的典範，也往往成為課讀詩的另一項重點。如閔肅英〈課兒詩〉中即言及家族世代顯達，其云：「縹緗吾家事，稽古代所同。不見華堂上，九世膺殊封。汝祖今達人，汝父文之雄。流傳到爾曹，當思紹家風。」^⑬，閔肅英夫婿宋鳴珂，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以詩聞名^⑭，宋家遠則九世殊榮，近則父祖皆顯貴通達。閔肅英揭示了光榮的家族史，以及世代門風的傳統，這個傳統必須由兒輩承續。作為一個母親，除了完成生命的延續外，她還必須教育這個繼承者，發揚世族門風。

袁枚孫女袁綬〈夜讀示兩兒〉詩，長達三百餘言^⑮，詩中亦是以追溯先祖的德業來惕厲孩子。其詩開端即以「男兒立志初，所貴乃孝弟。讀書啓其蒙，豈為博金紫」說明讀書的目的在為人處世，並告誡兩個中等資質的兒子，唯有「日讀聖賢書，自然識大體」，以下則花了大篇的筆墨，講述父祖行誼，其詩云：

爾祖少食貧，筆耕貫薪米。拔萃舉明經，一氈為貧仕。賢良擢令尹，循聲著遐邇。五十歸道山，宦囊清若水。

又云：

汝父少失怙，孤立鮮依倚。獨木支大廈，恐墜箕裘美。好學寡交游，一編惜寸晷。平生重然諾，所為慎終始。

雖然門庭寒素，然而父祖皆賢良端正，廉潔好學，子孫應以紹繼這樣的家風為榮，不論在學問上的追求，品德上的精進，都有典範依循。此外，袁綬同時也說到了自己的家世出身：

嗟我出名閥，頗亦習詩禮。結褵歸汝父，并白躬料理。大母髮垂白，所樂在甘旨。羹湯洗手調，終歲懼毀訾。

儘管系出名門，袁綬來到夫家，仍然戰戰兢兢，操持家務，恪盡婦職，雖然「家貧

^⑬ 見《國朝閩閩詩鈔·瑤華軒詩鈔》卷己，頁2。

^⑭ 見施淑儀《清代閩閩詩人徵略》卷6，頁19，台北，鼎文書局，1971年。

^⑮ 見《清詩匯》卷187，頁14。案：袁綬字紫卿，浙江錢塘人。袁枚（1617-1797）女孫，河內知縣袁通女，江寧諸生南平知縣吳國俊室，懷安知縣師郊、道光二十四年舉人榆次知縣師祁、福建縣丞師曾母，著《瑤華閣詩詞集》。

食指繁，菽水無可恃」，袁綬並未疏略奉養之道。她也悉心照料孩子的飲食起居，盡責督導孩子讀書，她在詩中的自述呈顯了一個賢妻良母的形象，其云：

未寒衣先裁，未饑食先俟。典釵供脩脯，和丸偕臥起。

詩中袁綬又引述孩子的父親遠方來信的叮嚀，要她「慎勿惜稚齒」，並讓孩子知道「嬉戲徒自棄，歲月去若駛」；詩末更流露了她盼望孩子長大成人的心情，「何時方成人，慰我顧復喜」，最大的安慰與回報盡在於此。

袁綬這首詩，是一個家族史的縮影，透過這位母親的講述，不但強調了詩禮傳家的門風，也為她的下一代立定了人生的走向。課子不只是教兒讀書而已，而是傳遞了整個家族的歷史責任及立身處世的價值觀，母親顯然是一個重要的指引者，亦因如此，對孩子的期待才更明確且具有充足的理由。此外，在敘述中，袁綬也將自己納入了這個家族典範的體系，一方面作為身教，宣示了家族傳統的實踐者與衛護者的榜樣，另一方面呈現了自身的角色扮演。從習詩學禮的名門閨秀，到親持井臼、親調羹湯的媳婦，以迄辛勤教子的母親，不同的角色扮演，有不同的心理壓力，她自認皆能盡心盡職，符合傳統社會對女性的要求。袁綬在這首課兒詩中，同時也將自己的生命歷程及自我形象浮現出來。

相對於課子詩，女作家的課女詩份量顯得過少，其書寫的情感背景、期待的內涵等亦有不同。比較起來，字裏行間愛憐的成分更多，如吳亞的〈病起課兩女讀書〉詩^{④⑤}，重在描寫自身病體初癒，強自起身教女兒讀書的情景。詩云：

課書強坐小樓中，几淨窗明日色紅。修竹也憐新病起，只搖清影不搖風。

日色初紅，几淨窗明，庭院中竹影清幽，寧靜的環境裡，生病的母親教兩個女兒讀書認字，沒有過多的訓示文字，卻烘托了一個母親對孩子教育的重視。吳亞有一子兩女，皆是她親自課讀^{④⑥}。這首詩寫出了母女課讀的情景，也烘托出門庭的書香雅調。

值得注意的是，在課女詩中，除了單純的課讀外，詩中往往還會涉及家務女紅。周映清教女讀書是在兒子入學時，也順令女兒暫拋繡線，與弟弟一起讀書，其〈

^{④⑤}見清丁申、丁丙編《國朝杭郡詩三輯》卷98，頁25，清光緒十九年刊本。案：吳亞，浙江海寧人，吳聲和女，同縣查有主室。

^{④⑥}見《國朝杭郡詩三輯》卷98，頁25。

令阿緝入學>詩中有云：

且令拋金線，相隨理舊編。雙行知宛轉，坐詠愛清圓。試看俱成誦，今朝
若箇先^⑳。

此詩主題重在寫兒子入學，母親叮嚀教誡切勿放逸。第二首方言及與弟弟身高等同的姊姊亦與之讀書，一對小姊弟書聲清朗，母親還鼓勵看誰最先成誦。這首親子課讀的描寫，充滿了母親的憐愛，母親的眼和耳都駐留傾聽小兒女的讀書；雖然如此，憐愛的眼和傾聽的耳還是大多分給了她的兒子。那個小姊姊讀書是「相隨」的性質，她的本分是女紅針線，由於陪伴弟弟，才得以暫「拋金線」。同樣讀書，周映清對兒子的期待明顯可見，而對女兒的期待則不著隻字，雖然都是自己的骨肉，一兒一女在天平的兩端還是有明顯的輕重。

此外，劉之萊亦因兒子開始跟隨父親讀書，方將女兒喚至身前，正式受教，教育內容是針線與詩書，一首<珍女五歲從余學繡授以書，一過輒記，晦亦稍知識字矣，喜而有作>詩^㉑，充滿了歡愉欣樂。首先標舉了柴米油鹽是自己的職責，日夕辛勤，不敢懈怠，辛勤瑣碎的日子裏，幸有膝前兒女，使生活添增了許多的樂趣，其詩開端即云：

瑣屑米鹽量，高懷溷俗務。爲是職中閨，不敢懈朝暮。幸有兒女歡，團圓
得真趣。

兒女稍長，開始啓蒙教育，兒子專心受學，兩個女兒則跟母親學習針線織紵以及詩書音聲，劉之萊於此有較詳細的描述：

兒新受父書，女將爲我傳。呼女偕來前，殷勤指先路。慧早遠癡駘，嬌毋
恃嬰孺。針線與書詩，稍稍當解喻。兩女欣然從，吟窗時目注。組紉漸能
裏，音聲亦知悟。問字肩相隨，穿針花有跗。

女兒聰穎乖巧，問字穿針，皆能有模有樣，相隨母側，不但是個小幫手，也是個好學生，劉之萊看在眼裏，十分欣慰，當然，對女兒也有更進一步的期待和對未來遠景的勾勒，其詩云：

^⑳見《閩苑詩》，頁24。案：周映清字皖澗，浙江歸安人，同縣乾隆十九年進士湖南布政使葉佩蓀（1731-1784）室，著《梅笑集》一卷。

^㉑見《閩苑詩》，頁109。案：劉之萊字再仙，浙江山陰人，大興朱秉璋繼室，著《啓秀軒詩詞鈔》。

我頗神爲怡，貧忘守荆布。他日紹家風，洵可淑良慕。更願福兼修，無受聰明誤。常循鞶悅箴，豫養珩璜度。珠圍翠繞中，記取三花樹。姊既勝蕙芳，妹亦掩紈素。

雖然家貧，但是看到孩子懂事願學，劉之萊亦不以爲苦了。她相信也期待兩個女兒賢良淑慧，才德兼備。劉之萊只因爲五歲的女兒聰慧靈巧，能識字讀書，便對未來描繪了美麗的願景，甚至期許她的女兒可以媲美史上的賢媛才女。母親的心，帶著笑意看著她的孩子，滿足而又欣喜。但是，詩中描繪女兒學「書詩」的聰穎時，所伴隨的「針線」、「聰明誤」及「鞶悅箴」字詞的出現，卻又透露了女作家教育女兒的深層焦慮。女教重德的傳統，使她在在要證明她的教女其實是依循著傳統，並未背離。

又如孫佩芬的〈示勑女〉詩^⑤，雖然表明她教女兒讀書的心態，是「將女當兒看」，但是教導的內容則是「讀史嬉朝爽，縫裳伴夜寒」，同樣是包含了讀書與縫紉，與周映清、劉之萊一樣，皆是強調針線與書史的雙軌並行。在教女偏重「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的古訓下^⑥，使女作家課女誦書時，亦不免時時要回應傳統。不廢女紅的表態，可以說是一項社會制約的反應，它證明了母親並未疏忽她的責任，也可以使她有正當的理由安然進行女兒的詩書教育。婦才與婦職的關涉，流露出的正是女性集體潛意識的壓力與憂懼。

至於梁蘭漪的〈課女〉詩^⑦，寫出窗前教女吟詠寫字的情景，卻又不忘對三從四德的提撕，詩云：

瑣瑣小兒女，窗前初訓誥。乍轉如鶯簧，低吟類鸚鵡。摹書筆猶澀，見人羞不語。汝母薄命人，償盡詩書苦。四德與三從，殷殷勤教汝。婉順習坤儀，其餘皆不取。

詩中描寫女兒初學吟誦摹字的膽怯生澀，可是隨即筆鋒一轉，以自己的切身經歷爲戒，因爲能詩書，而付出了「薄命人」代價，因此，除了學習婦德外，梁蘭漪斬釘

^⑤見《閩苑詩》，頁41。案：孫佩芬字晚秋，浙江歸安人，諸生嚴格室，著《季紅花館偶吟》。

^⑥分見《禮記》〈內則〉，頁539，台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65年；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卷一〈治家第五〉，頁13，台北，中華書局，1970年。

^⑦見清禪珠(1771-1833)編《國朝閩秀正始集》卷12，頁3，清道光十一年紅香館刊本。案：梁蘭漪字素涵，一字蓉溪，江蘇儀徵人，知府汪端光母，著《晚香樓稿》。《閩苑詩》作，「梁蘭漪」，頁22。

截鐵的告訴女兒「其餘皆不取」。「才命相妨」的恐懼，一直是女作家所必須面對的課題⁵³，前文所引劉之萊的詩，以及梁蘭漪這首小詩皆隱然可見。雖然，梁蘭漪的女兒汪佩珩日後和母親一樣也成爲一位作家⁵⁴，但是，梁蘭漪的矛盾、劉之萊的祈願，卻同時驗證了女性在學習的道上所難以擺脫的心理陰影。

課女詩與課子詩的不同處，即在於它所附加的期待是不同的。課女詩往往與女紅家務聯繫，母親的期待僅在女兒能遵循婦德而已。張淑蓮對學詩的孫女們即曾明白說出：「汝雖非男兒，期能名姓揚。亦須傳素風，世業詩書長。務使才與德，相成毋相妨」⁵⁵，讀書的目的沒有現實功名利益的追求，也沒有顯親揚名的高遠目標，因此，課女詩比較於課子詩，少了許多沉重的家族門第的傳承和厚望，多了一些愛憐與欣喜。此外，課女詩中也沒有寒夜苦讀的描繪，也較少見家境貧寒、親子相依的特寫，但是卻多了對婦德的呼應，以及對婦才的猶疑焦慮。社會的性別期待鐫刻在家庭之中，而家庭也自然不斷的強化性別的角色形象，清代的女作家尚不可能抗拒傳統，李毓清曾直言說：「女則課紡績，男則課詩書。課女與課男，父母心非殊。」⁵⁶，儘管強調父母付出同樣的苦心，但是教育的目標顯然還是不同，在方法以及期待上自然就有明顯的差異了。

三、婦訓依違與母女生命經驗的傳承

清代女作家沈元梅〈敬述母訓〉詩中言及母親對她的訓示，有「母氏恩勤十六年，閨中常以教爲先。義經宜讀家人卦，戴記須嫻內則篇」數句⁵⁷，可概見母親訓示女兒的內容。檢視清代女作家的訓女詩，內容多偏重於婦德的教誡，亦即多在複述傳統敬順謙抑的道德內涵，如孔祥淑的「訓女」詩，以五言古詩的形式，從「弧

⁵³清陳兆崙〈才女說〉有云：「顧世之論者，每云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往福薄。」，可見才多福薄的觀念頗爲盛行，見《紫竹山房詩文集》卷7，頁6，乾隆間刊本。又，有關女性才命觀的討論，請參見劉詠聰〈清代前期女性才命觀管窺〉，《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頁311，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

⁵⁴梁蘭漪〈晚香樓稿〉後附其女汪佩珩《桐華吟館詩稿》，案：汪佩珩字季玉，王錫蕃室，見胡文楷編《歷代婦女著作考》，頁271，台北，鼎文書局，1973年。

⁵⁵見張淑蓮〈孫女輩學詩書示〉詩，《閨範詩》，頁42。案：張淑蓮字品香，浙江上虞人，知州鳳翥女，河南知縣夏琳母，著《澄暉閣吟草》。

⁵⁶見李毓清〈婦誡三首〉其三，《國朝閨閣詩鈔·一桂軒詩鈔》卷丙，頁40。案：李毓清字秀英，廣東陽山人，貢生汪駟室，拔貢安福母，著《一桂軒詩鈔》。

⁵⁷見《兩浙輻軒續錄》卷54，頁72。案：沈元梅字月笙，浙江歸安人，南河同知沈文藻女，同治九年舉人烏程吳鍾奇聘室，著《小嫻媛室吟稿》一卷。

悅門懸設，相形屈見卑。坤元況毓秀，柔順有良規」說起，到強調「舉止身為度，端莊禮自持」、「戒滿虛山谷，保真捧玉卮」，對於女性卑弱地位的認同，以及柔順含藏的處世態度，都是因循了傳統的女教思想，結語「芳暉遺範在，端取古人師」⁵⁸，更流露了母親要求女兒的行為標準。儘管訓女詩與道德訓話相近，與傳統女教幾乎完全貼合，但是其中仍可看出女作家們依違古訓中所作的自我寬解，以下擬以李長霞、周映清、高景芳為例作一觀察。

李長霞〈命女〉詩六章，以典正的四言詩形式，揭示了對女兒的訓誨，可以說是一篇典型的女教作品。從「乾剛坤柔，太始判德」開端，明白指出男女性別氣質的分野，進而揭櫫「維爾女子，柔順是職」的總綱，闡述「謙讓」為女德之本，爭強好勝「允非女宜」；夫婦相處，妻子應「順而敬」，強調「女德無極，維順是長」，同時要「小心翼翼」、「如履虎尾，如履春冰」；末章更以「德成於謹，業盛於勤」、「女職是首，婦道是敦」作為生活實踐的圭臬⁵⁹。

全詩六章，不外乎強調女性的德行指向、夫婦相處之道、處事的態度，其內涵與前賢禮教無有差異，作為一篇家訓固可，作為一篇承繼女教、為女誠張目的成品亦可。但是其中第六章對女性詩書教育的看法中，卻透露了李長霞對傳統「內言不出」的折衷態度。詩云：

維詩與書，發天明命。長善成仁，達理衛性。道在莫離，事成日用。豈必
男子，女子是共。勿謂華辭，斯道之盛。興至名篇，溫和以正。

李長霞能成為女作家，自然是受惠於詩書教育。她特別以專章論述詩書教育的重要，認為可以啟發智慧，有助人格內涵的成長及生活上的應對。既然如此，詩書當然不是男子的專屬，女子亦得享有此項教育的權利。切身的經驗更使李長霞意識到女性由讀者轉而為作者的可能性。然則清代女性吟詠的風氣雖然興盛，但是女性的「才」「德」相妨或相成，長久以來都有正反的觀點法⁶⁰，「女子知書，往往務藻繪夸飾為才」的現象⁶¹，為人所詬病。因此，她拈出「興至名篇，溫和以正」的寫作標準，告誡女兒勿以追求華辭麗藻為尚，雖然道德的意義仍然濃厚，但是，女性讀

⁵⁸ 見《閨範詩》，頁136。案：孔祥淑字齊賢，山東曲阜人，永昌道觀察劉樹堂室，著《韻香閣詩草》。

⁵⁹ 見《清詩匯》卷189，頁19。案：李長霞字德霄，山東掖縣人，李國女，膠州諸生柯蘅室，柯劭忞（1850-1921）母，著《綺齋詩集》一卷。

⁶⁰ 參見劉詠聰〈中國傳統才德觀及清代前期女性才德論〉，《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頁165。

⁶¹ 見清彭紹升（1740-1796）《二林居集》卷24〈四貞女傳〉，頁3，光緒七年刊本。

書寫作至少有了明確的依據和方向。李長霞對傳統女教的遵循與調整，使她在一味的婦德宣揚中，還保留了女性抒懷言志的心靈空間。

身為女作家，從事吟詠寫作是自己的愛好；而身為母親，面對可能也有興趣執筆吟詠的女兒，又必須以傳統的規範來節制女兒。因此，母親與女作家的身分往往互相激盪，一以德，一以文，一方面要訓示女兒依循道德教條，一方面又要為寫作身分尋求更合理化的說辭，李長霞採取了融合的方式，而周映清則直接由喜愛吟詠的女兒寫起。周映清的〈嬌女詩〉寫給長女葉令儀⁶⁷，詩中先以略帶誇耀的語氣形容大女兒的容止，尤其著筆在她讀書寫作上所呈現的聰慧用功，詩云：

我家嬌女齊蕙芳，媚如春月迴微光。終朝據案弄卷軸，清吟婉轉調鶯簧。
今年十二解聲韻，七字五字吟琅琅。亦知弱腕乏警策，頗有慧語餘清鏘。

女兒終日沉浸於諷誦吟詠之中，亦頗有佳句出現，周映清欣慰之餘，也不免略為擔心。傳統婦德中，並不包含詩文寫作，她搬出了婦德女訓，但是她也有更正大的理由支持女兒，詩中有相當大段的文字及此：

閨門尚德不尚藝，四誡初不誇詞章。豈知陶冶有妙用，能使冰炭消中腸。
溫柔敦厚本詩教，幽閒貞靜傳閨房。但令至性得濬發，勿務浮艷鳴荒唐。

四德之中並未包含詞章，周映清提出詩能陶冶性情的功能，且詩教溫柔敦厚，正好與婦德尚柔的本質相通。當然，她也提出了寫作原則，須以發抒性情為主，切勿追求浮艷荒唐。因此，周映清的態度，亦依違於婦訓詩教之間，尋求一個中道合理的平衡點，她的戒慎於此可見。

詞章的吟詠，對道德有陶鑄之功，對性情有疏導之能，一直是衛護女性寫作人士的有力說辭⁶⁸，周映清迎合並運用了裨益教化的觀點，為女兒、也為自己辯護。周映清與李長霞無疑都是「才德相成」的支持者，但是，創作的道路顯然並不容易。周映清曾經致力於漢魏六朝詩，鑽研窮竭而無所獲，因此，她將自己的寫作經驗

⁶⁷周映清〈嬌女詩〉自注：「為長女令儀作」，見《清詩匯》卷185，頁5。案：葉令儀字淑君，錢慎室，著《花南吟榭草》一卷。

⁶⁸例如：明王獻吉序其姊王鳳嫻《焚餘草》有云：「詩三百篇，大都出於婦人女子…刪詩者採而輯之，列之國風，以為化始」，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頁73，台北，鼎文書局，1973年。清王懷〈女紅餘藝跋〉云：「先外舅鶴汀先生…每謂詩本性情，試觀國風所錄半出閨禱之作，苟有得於溫柔敦厚之遺，何患不為淑媛」，見清汪啓淑編《桐芳集》卷29「毛秀惠」條，乾隆間刊本。清陳兆崙〈才女說〉云：「誠能於婦職餘閒，流覽墳索，諷習篇章，因以多識典故，大啓性靈…溫柔敦厚，詩教也。柔與厚，皆地道也。妻道也。由此思之，則女教莫詩為近，才也而德即寓焉矣」，見《紫竹山房詩文集》卷7，頁6，乾隆間刊本。

告誡女兒，勸告女兒不必太過爭強用功，與古人爭雄，詩云：

我昔南樓強解事，力窮漢魏兼齊梁。即今所得尚無幾，頗覺辛苦難爲償。
憐汝嬌憨亦不惡，豈必劉鮑爭低昂。作詩因汝感疇昔，只恐明鏡生秋霜。

周映清想必看到女兒一如當年的自己，終日諷誦吟詠，勤力習詩，雖有才情，然而究竟不能以此爲職志。母親在女兒身上看到了當年自己的身影，她的愛憐，是因爲不忍心打斷孩子的興趣，而她的感慨是又因爲預知了這條道路的艱難。證諸自己，寫作的雄心經過歲月的消磨，亦已不復當年。這份體會，與其說是講述給女兒，不如說是周映清向自己的創作歷程作了一個感傷的回顧。

周映清對女兒的勸誡教誨，正是反映了傳統「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對女性成就的「低期待」的心理。周映清以自己的例子爲鑑，告誡女兒不要對寫作太投入，她只強調學詩作詩要抵達頂峰的不易，卻沒有分析身爲女性所受到的限制。母親的惘然、女作家的感嘆，對一個充滿探索熱情、生機勃發的青春生命，亦只有在誇許愛憐中，無奈的夾帶了一些代代相傳的規矩準繩。葉令儀日後亦爲作家，母親的困境可能也成爲她的困境，面對「女子以德爲本，而文詞原非所尚也」^⑭的傳統認知，周映清的訓女詩，雖然沒有直接點出困境中的性別要素，但是，她的感嘆卻也透露了女性才華發展空間的侷限和無奈。

高景芳的〈誨女四章〉，可說是典型的家訓四言詩，教誨的內容完全是傳統婦德的翻版。她要求「方在稚年」的孩子「勤習纂組，考求詩篇。言勿外出，事無自專。淑慎柔嘉，女德斯全。」^⑮，她明白的標舉「爰有內則，聖訓宜從」，甚至在末章中高景芳指斥小小女兒嬌惰的習性，「味厭甘芳，服斥纖縞。珍饌錦衣，惟心所好。順汝知悅，逆汝知惱。未嫻組紉，只覓梨棗。」，最後告誡女兒「嬌惰之性，改之宜早。詩書所載，休誦草草。苟得一言，畢生是寶。汝其聽諸，四德克紹。」，話語之間已然鮮明的呈現出一個恪守傳統，女教嚴明的母親。

其實，在第二首詩中，高景芳描繪女兒的成長過程，語氣中則充滿了慈愛之情，女兒出生帶給家庭的歡樂的情景，以迄與弟相攜，繞膝瞻慕的天倫之情，高景芳有細膩的描寫，詩云：

^⑭ 見清車鼎晉〈女學序〉，藍鼎元《女學》卷首。

^⑮ 見《江蘇詩徵》卷167，頁5；又見《閩苑詩》，頁14。案：高景芳，漢軍正紅旗人，浙閩總督高琦女，世襲一等侯張宗元室，著《紅雪軒詩文集》。

歲在壬辰，仲秋之吉。爾父舉爾，喜氣洋溢。繡褌錦繡，輝煌滿室。纔看寢地，俄欣弄帙。曾不轉瞬，汝齡已七。短髮梳雲，纖瞳點漆。與弟相攜，來繞我膝。睇焉顧之，孺慕專壹。能勿戒勉，俾成令質。

回憶使訓誨文字多了一些溫情，從襦褌到繞膝，女兒是聰慧可愛，善解人意的，高景芳還特地記下了女兒的生辰，母親的愛憐裏，蘊涵了許多的期望。因此，高景芳在第三章中，立即以現身說法的方式說明「汝母弗德，頗知謹恭。鍼黹粗諳，文辭勦攻」，強調了立身處世恭謹敬慎的重要，針黹當然遠勝於詩文。同時她還不忘將婆婆搬出，以彰顯世代傳承的女德門風：「緬懷曩昔，君姑肅雍。深深壺闔，巍巍鼎鐘」，勾勒出雍容端肅的家範。從婆婆、自己以至女兒，沉重的道德言說裏，流露了一個女性傳承的譜系，以及自己無愧家門典範的地位，女兒則是這個譜系裏期待陶鑄的未來典範。

陳采芝的訓女詩與一般訓女詩不同，她教導女兒對官夫人身分的扮演，女兒隨夫仕宦山東，署理濱州牧，由於夫婿年輕，初次為官，陳采芝擔心女兒初為官婦，不明進退，因此特別以詩勸勉女兒^⑤。

詩中以門風傳承、家族懿範來作一個發引，她先轉述當年她隨宦山左時，婆婆對她的教誨，詩云：

昔我赴山左，上堂別祖姑。祖姑向我語，官舍非家廬。家門但內助，官閣須匡扶。交儆在一室，清慎當念諸。惟儉可養廉，守約奢則無。祖翁官磁州，冠蓋通舟車。地大用則煩，虧累無錙銖。

陳采芝記錄了婆婆「清慎」、「儉約」的持家之道與隨宦的親身經驗，臨行之際，婆婆的叮嚀成為她生活實踐的準則，「此語我謹識，勤儉慎終初」，祖訓不敢忘，陳采芝又將自己的經驗傳承給女兒：

布帛視錦繡，菽粟如珍珠。自我適父所，諸女儉妝梳。制藥療苦疾，施衣周無襦。賢聲雖不博，清貧樂有餘。汝父宰五邑，官帑無負遺。

勤儉持家，樂善好施，得以不損清廉，已足告慰。陳采芝又舉親家翁姑亦皆門第清

^⑤見陳采芝〈四女婿彭星橋少年作宦山東初次署理濱州牧四女偕至署中書此勗之用歐公進退格〉，《國朝杭郡詩三輯》卷95，頁39。案：陳采芝字雲巖，浙江仁和人，山東莘縣知縣錢塘鄒淦室，著《雲巖詩稿》。

華，寬厚賢德，稟承這樣的門風家世，陳采芝再進而要女兒謹記儉以守約，寬以待人的原則，其詩有云：

吾女佐內政，非徒鳴佩琚。銀錢關國課，俸入視所須。苛政猛于虎，水寬民則魚。治民謹鞭扑，取下毋膏驅。爲善福自集，循良日有譽。可以履豐厚，可以歷險虞。無違相夫子，致戒從衣袽。

這番話其實不只是對女兒說的，也是對女婿說的，最後，陳采芝還鄭重希望女兒能切實遵行，戒慎無違。

陳采芝的訓女詩，是立於官婦的角色上。這裡女性已不只是單純主中饋的家庭主婦，她不可避免的跟隨丈夫在宦海中走過，而她是後勤支援，對內要算計開支，對外還要行善樂施，其中有人際關係的掌握，有爲丈夫加分的賢妻形象，在角色扮演上，更加複雜。對已嫁的女兒，陳采芝不憚其煩追本尋源，搬出家族歷史，搬出個人經驗，苦口婆心，殷殷叮嚀，深怕未諳世事、不懂官場艱險的女兒出錯。這個經驗的傳承交付，可以看出一個母親心中的重擔，也透露了角色扮演上，婆媳、母女口授傳承的文化，當然母親們的生命經驗與智慧也在其中發揚光大。

以上諸例，可以看出訓女詩中，母親們往往拿自己的經歷或身教作爲教材。周映清以自己的生命經驗告誡孩子勿過於追求詩書寫作，高景芳以鮮攻詩書來警惕女兒，陳采芝則傳遞了官夫人的經驗，母親們一方面彰顯了自己無愧婦職，一方面則要女兒依此典範踏跡而行。至於李長霞、周映清更對傳統作了一些融通，爲女兒的寫作設定了方向。在傳統女教的大纛下，母親謹守禮教，以此代代相傳，作爲父權社會的捍衛者與宣揚者，身受閨門庭訓的母親們不能背離原有的價值體系，但是，透過爲女兒口述筆傳，女作家卻也呈現了各自不同的生命經驗，在這些經驗裏，自有她們自己的身影和足跡。

四、家族傳承與生命紀事

清代女作家的訓子詩主要內涵多在敦品勵學，因此戒嬉遊、惜光陰爲勤學的重要德目，王繼藻〈勗恆兒〉詩中即云：「慎毋貪嬉遊，流光疾如駛。…所以古哲賢，競此分寸晷。…積土成邱山，慎毋一簣止。心專功必成，志堅事不靡。」^①，孔

^①王繼藻詩見《國朝閨閣詩鈔·敏求齋詩集》，卷癸，頁28。案：王繼藻字沅香，湖南湘潭人，貢生王德立女，長沙諸生劉曾餐妻，著《敏求齋詩集》。

祥淑〈訓子姪〉詩中有云：「巍巍山怕愚公移，養正從知聖所基。但使就將勤補拙，古人端合是吾師。」^⑧，袁萼仙之子入學，其以詩勉之：「汝既入學，當成大器。夜精於勤，毋自暴棄。」^⑨；又如莊德芬〈雜詩示兒〉詩中亦有警言，云：「流光駒過隙，分陰抵拱壁」^⑩，佟素衡勉兒入學，亦叮嚀「美玉琢磨終作器，分陰須惜莫蹉跎」^⑪，謝香塘也以「少壯不長在，白日去堂堂。我今明教汝，及時須就將」^⑫，訓勉的主題可說普遍相近。

勸學詩中可以看到對先人父祖的崇敬，對家族門風的重視，並以之鼓勵子弟，李明的「孝友傳家業，詩書望汝成」^⑬，左錫嘉的「何以報君父，男兒當象賢」^⑭，王繼藻勉勵孩子勤學：「男兒當自疆，立志在經史。或可光門閭，得以承祖祀。負荷良非輕，毋遺先人恥。」^⑮；朱節婦〈冬夜訓兒〉中云：「忠孝傳家天佑汝，崎嶇世路莫紛爭」^⑯，朱世圻妻李氏〈勗三兒康壽〉詩亦言：「孝友家傳事」^⑰，高景芳亦對其子言「父業早紹，祖武宜繩」^⑱，孔祥淑亦勉兒「況乃承世德，勉勉光門楣」^⑲。張藻在兒子畢沅仕宦秦中時，寫詩箴戒，也言及祖德庇蔭，毋墜先人傳承：「我家祖德詒，箕裘罔攸墜。」^⑳，皆以「忠孝」為家傳祖德，並以能繼承父祖，光大門楣為最大的榮耀。無怪乎左北堂見到兒孫俱有成就，而發出「幸喜孫

^⑧ 見《閩苑詩》，頁137。

^⑨ 見袁萼仙〈載兒入泮詩以勗之〉詩，《閩苑詩》，頁99。案：袁萼仙字素梅，江蘇元和人，監生袁廷楨女，布政司經歷戈宙襄室，諸生戈載母，著《疏影暗香楨吟稿》。

^⑩ 見《清詩匯》卷184，頁59。案：莊德芬字端人，江蘇武進人，生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卒於乾隆十九年（1774）。漳州知府董思駒母，早寡，子僅九齡，家貧親自督課，學問純粹，著《晚翠軒詩文連珠稿》。

^⑪ 見佟素衡〈勉兒勤學〉詩，《清詩匯》卷185，頁44。案：佟素衡，瀋陽人，佟國器女。

^⑫ 見謝香塘〈示兒〉詩，《兩浙輻軒續錄》卷53，頁51。案：謝香塘，浙江平陽人，金洛先室，著《紅餘詩稿》。洛先好冶遊，未三十而殞，香塘撫族子為嗣，教之成立。

^⑬ 見李明〈示兒有鈺〉詩，《國朝杭郡詩三輯》卷98，頁17。案：李明字恆昇，浙江海寧人，查世楨室，著《蘭佩閣詩存》。家貧，以紡織針黹佐其夫。子有鈺襲承母訓，輯海昌查氏詩，合閩秀方外多至二百餘家，有功宗祏。

^⑭ 見左錫嘉〈示兒女〉詩，《閩苑詩》，頁83。案：左錫嘉字婉芬，號冰如，江蘇陽湖人，華陽曾詠繼妻，著《冷吟仙館詩稿》八卷《詩餘》一卷《文存》一卷、《曾氏家訓》一卷。

^⑮ 見王繼藻〈勗恆兒〉詩，《國朝閩閩詩鈔·敏求齋詩集》，卷癸，頁28。

^⑯ 見《國朝杭郡詩三輯》卷95，頁15。案：朱節婦，浙江海寧人，朱家拭女，同邑監生查懷親室，年二十七而寡，姑老子幼，籍十指以資事畜。

^⑰ 見《國朝杭郡詩三輯》卷95，頁30。案：李氏，山西介休人，仁和朱世圻室，著《介社堂殘稿》。

^⑱ 見高景芳〈示謙兒四章〉詩，《閩苑詩》，頁13。

^⑲ 見孔祥淑〈訓子〉詩，《閩苑詩》，頁136。

^⑳ 見張藻〈近得沅兒出撫秦中之信因作詩以箴之〉詩，《清詩匯》卷185，頁23。案：張藻字于湘，江蘇長洲人，印江知縣張之頊女，鎮洋畢禮室，湖廣總督畢沅（1730-1797）母，著《培遠堂詩集》四卷。

枝皆得雋，九原稍可慰先人」的欣慰之語了^⑪。

值得注意的是，訓子詩中有許多與家庭的滄桑變故有關，詩中往往夾敘對往事的追憶，同時卻也拼貼出了女性自身的生命經歷；特別是孩子的生日，最容易勾起母親生產、撫育的記憶。朱均於次子二十歲生日時，寫了一首長詩^⑫，在梅雪衝寒的小庭裏，「阿兄杯酒陳，弱妹蔬肴具」的簡單家宴中，為一個剛踏入成年的孩子祝福。溫馨的家庭慶生會上，朱均不免為兒女敘述起陳年舊事，記憶倒退至二十年前，這個兒子兆春出生的情形，以及他早慧的資賦，往事歷歷分明，詩云：

回思廿載前，懸弧歲云暮。頭角看崢嶸，笑啼恐驚寤。撫育憶幼勞，誦讀誇神悟。髻年試童子，紅杏句曾賦。

新生命的降臨，對母親而言，不只是充盈了欣喜滿足，還開始了日常辛勞的照拂。撫育的過程、孩子的成長，點點滴滴都是難忘的，尤其孩子優異的表現，更是母親歡喜樂道的。後因戰爭，舉家南遷，在庾嶺居住了五年，才返回家園，這一段顛沛流離的歲月，朱均亦有相當的著墨，其詩云：

烽煙卷地來，游子悲歧路。繁華頓消歇，腸斷西陵渡。浮家滄海邊，庾嶺香成霧。荏苒五載居，韶光等閒度。欣歌歸去來，愁聽濤聲怒。田園半荒廢，寥寥少親故。

經過戰亂變故，烽火倖存，朱均對兒女講述其成長的過程以及生命的艱辛經歷，而她所至盼的仍是「兒志在讀書，吾亦安荆布」，世亂家變，母子各有其安頓身心、進退知止的方式。簡單的二十生日宴，朱均的「舊事為兒訴」，充滿了悲喜酸甜的回顧，除了透露了她對一個正在茁壯的生命無限的祝願外，也同時透露了她自己一生劬勞撫育的生命史。

相對的另一個例子，是戴氏對年至半百兒子的祝福與勗勉。戴氏自號徹道人，在〈芝兒五十生辰〉詩中^⑬，亦同樣的對兒子的誕生與撫育有相當多的回憶和描述：

^⑪ 見左北堂〈誌懷詩十六首訓諸子及孫曾輩〉詩，《閩苑詩》，頁24。案：左北堂，安徽桐城人，州判張元表室，同知張聰賚、張聰賢母。

^⑫ 朱均〈兒子兆春二十初度作此示之〉詩，見《兩浙輻軒續錄》卷54，頁48。案：朱均字綺生，江蘇靖江人，江蘇松江通判戴有恆室，著《蠅餘吟》、《織蒲小草》。

^⑬ 見《閩苑詩》，頁103。案：戴氏自號徹道人，江蘇上元人，御史戴翼之長女，同知馮晴谷室，子馮芝為翰林學士，道光十九年陞禮部右侍郎。著《徹道人詩存詞存》。

昔歲次庚子，佳辰誕降時。欲探春信早，嚴寒先相欺。復甦賴鍼石，鞠育兼重慈。

戴氏生產適逢隆冬嚴寒，孩子幾乎夭折，詩中她特別注明：「兒生于蒲城，時十月二十九，蓐次中寒，幾不育」，幸賴藥石救回性命，辛苦撫育。不料，丈夫早亡，戴氏上有老親，下有孤兒，家無儲糧，惟賴為人塾師維持生計，詩云：

兒年未逾冠，失怙幾流離。煢煢祖孫共，經營與硯思。家無甌石儲，七事仗書詩。舌耕供力養，心殫不知疲。

戴氏獨力撐起家計，艱苦備嘗，其後芝兒黽勉有成，為翰林學士，得入朝廷為官，戴氏亦自謙云：

幸得木天榮，黽勉步丹墀。我無晝荻勞，十指勤維持。花誥拜更番，未敢負恩私。

從孩子的受凍幾死，到喪夫守節、撫孤養親，挑起整個家庭的生計重擔，以迄連番封誥，終於親見孩子立身朝廷，光耀門楣。戴氏追述起家庭的奮鬥史，有眼淚、有歡笑，渡過了最慘澹的歲月，寡母的茹苦守節終於獲得了回報。苦盡甘來的歲月，使戴氏對這個五十歲的孩子仍然要諄諄叮嚀他立身處世的原則：

作忠本教孝，願爾自為之。人生矢堅白，勿使磷與淄。但守非禮訓，直可壽期頤。

人生於世，守禮盡份，不恃不求，簡單的處世原則，透露出老人的智慧。母親仍然要孩子牢記她的話語：

庭前效菜絲，老人歡製詞。無視閒拈管，奉此為箴規。

五十歲的朝廷大臣在母親的心眼裏依然是個不經世事的孩子。走過半世的憂風愁雨，戴氏透過傳述家庭的歷史，傳遞了她撫育的艱難。艱困的生命經歷成為家族成員共同的記憶，而銘刻這段歷史正是這位含辛茹苦的母親，一生的歲月與孩子緊密相連，母親的角色永遠存在。慶祝孩子五十壽辰，戴氏凝聚了她人生種種經歷，驗證了她的人生哲學，也再次傳達她人生的智慧以及她為五十兒無止盡的操心和牽掛，

生命的回顧裏，戴氏透露的又何嘗不是她個人的生命史。

因為對兒子期望深切，訓子詩常以憶舊的方式透露了母親的苦難悲酸，尤其寡母或母代父職者，類似朱均和戴氏的處境，女作家的詩篇並不在少數。

汪嫫的〈示葆兒〉詩，共有八首，皆在教導已食朝廷俸祿的孩子修身養靜，謹慎善處，並要知足儉約，其中亦言及家中的往事，孩子幼年喪父，汪嫫撫孤成立，詩中有云：

痛兒失怙早，孤露昔悽愴。茶檠母備嘗，今朝得祿養。一勺皆君羹，知足無過望。

又言：

嗟兒夙孤寒，動輒依親友。無力能全酬，此心矢勿負。^⑧

貧寒生活的記憶，是母子相依的憑證，回憶是要讓日子有更多的珍惜和知恩，這也是母親教導孩子的一種方式。

謝香塘的〈示兒〉詩^⑨，是一篇自傳，也是一篇女性命運的血淚史。詩中她歷述娘家的家世，兄弟皆詩禮傳家，各有顯達，而自己亦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詩開端即云：

我家本儒術，頗流翰墨芳。長兄年逾壯，拔萃游帝鄉。次弟弱冠餘，食餼於上庠。三弟差後起，近亦沾芹香。而我獨不櫛，頗復知詞章。自從適汝父，筆研成拋荒。

謝香塘大篇的敘述在強調她出身書香門第，自己亦知詞章，喜弄文寫作；然而結婚後，香塘放棄筆墨，丈夫好冶遊，不事生產，家產揮霍殆盡，甚至債臺高築，最後被迫賣田產。丈夫雖曾接受香塘的規勸，改邪歸正，可惜未幾病逝，死之年未及三十歲。夫死而又無子，香塘爲了承遞香火，寡居十餘年，後收養子立嗣，方才安心。香塘對孩子敘述這段遭遇，充滿了悲痛，詩云：

^⑧ 分見汪嫫〈示葆兒〉八首，其三、其六，《閩苑詩》，頁68。案：汪嫫字雅安，安徽歙縣人，生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卒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程禹和室，鎮北水部汪葆母，著《雅安書屋詩文集》。

^⑨ 見《兩浙輻軒續錄》卷53，頁51。參見註^⑧。

汝父喜揮霍，家事慵屏當。漸至謬臺築，遂以腴產償。僥倖內規勸，補牢鑑亡羊。詎謂丁厄運，二豎居膏肓。行年未三十，下招來巫陽。吁嗟我命薄，綠鬢稱未亡。

丈夫死後，孀居的日子痛苦而又失落，她終日以淚洗面，自恨薄命。香塘還特別說明自己為何沒有隨夫而去，並非「惜一死」，而是「所計在久長」，未為丈夫立後，是香塘不能不惜死的原因。其後，有了嗣子，心情穩定了，家務操持仍須勤慎儉約，家境逐漸好轉，蓋了房子，家業也逐漸恢復。謝香塘毫不諱言這一段心情的歷程，其詩云：

孀居十餘載，涕淚常盈裳。立嗣乃得汝，稍稍寬衷腸。并白躬操持，米鹽策周詳。一日復一日，漸漸充倉箱。營繕有宮室，世業重恢張。嗟哉收桑榆，辛苦已備嘗。

日子有了奮鬥的目標，厄運亦已逐漸遠離，香塘頗感安慰。這首標舉著〈示兒〉的長詩，所展露的卻是一個世家女子辛苦備嘗的人生。艱苦的經歷——向孩子道來，是要讓孩子懂得母親的不幸，也是要提醒孩子他的責任。其後香塘強調為孩子延師課讀，即在期望他將來出人頭地，「延師課汝讀，期汝早騰驤。上作廊廟器，下為宗族光。」，為國之棟樑，為家族爭光，母親的殷望在孩子才開始受學，就迫不及待地為他構築了未來的美景，「我今明教汝，及時須就將。勿墜青雲志，而詒白首傷」、「汝果能努力，余日引領望。援毫申此語，勗哉慎勿忘。」諄諄教誡，援筆為詩，是要孩子永誌不忘吃苦受難的母親對他的期望。謝香塘以家庭的滄桑史勸戒孩子努力上進，也同時敘述了她悲情的身世。詩中可以看出香塘生命的寄託、存活的理由都在這個嗣子身上，她努力串接一個瀕臨斷裂的家族血脈，女性繁衍生命的責任，驅使她不但延續家族香火，還要撫子有成。香塘所展現的生命韌性在此，生命驅動的力量亦在此。忙碌了一輩子都在成就他人一丈夫和兒子，她則放棄了喜愛的詞章文筆，她的犧牲似乎也在成就一個信念，一個賢德孔昭的賢妻良母的典型，生命的意義至此才算圓滿完成。

又如錢蕙纈的〈示兒〉詩，也同樣言及了撫育孩子的辛苦經歷，以及對孩子的盼望，詩云：

撫育誠非易，當時且自勤。綢繆防暑雨，補綴候雲寒。薄俗真堪棄，澆風不可聞。逸勞古有訓，遲爾必超群。^⑩

蕙纒又另有〈示兒〉詩云：「含熊異日須勤讀，萬種憂愁待爾伸」^⑪，蕙纒婚姻不諧，遇人不淑，滿腹的憂愁哀怨化作對孩子的冀望，撫育的辛苦，丈夫的薄行，使她期望孩子能夠揚眉吐氣，為母親宣洩悲憤幽怨之情。蕙纒詩中雖未歷數丈夫不義，然則在她給孩子的詩中卻讓我們看到了一位期望藉由孩子來轉化其婚姻不幸的女子，孩子是她生命的依託，也是她的半世悲苦命運的救贖。因此，母子的互為倚靠，不只是臍帶的相連，孩子更像母親的夢，或未了的願，或更是一個為其平反救贖的力量，不算長的一首詩卻濃縮了一個女性半生的血淚命運。

高景芳在〈示謙兒〉詩四章中^⑫，亦歷數自己的遭遇處境，從婚後恪守婦職，恭敬是從，至纏綿病榻，丈夫納妾有子，以迄孩子長成對其憐愛盼望，景芳以嫡母的身分，縷述了一段心路歷程。四首詩當然也流洩了景芳為人婦為人媳的苦處，香火宗祀成了她必須面對的課題，詩開端即云：

我歸爾父，十有八載。宗廟是寄，蘋蘩是採。雖處貴盛，胡敢稍息。心存敬恭，手和醢醢。高堂融融，飫此鼎鼐。溫清弗虧，歲月云改。昊天不弔，姑歿翁殆。南辭榮輶，西營爽塏。秋霜春露，烝嘗斯在。所念後嗣，愀然有待。

家境雖優渥，事親雖恭謹，但是卻無法避免無嗣的焦慮，公婆過世後，這個問題就更是逼人而來。第二首詩中，她將她所面臨的風波作了一些描述：

喪事既繁，家累孔多。長途先還，讒言生訛。峨峨關山，瀾瀾江河，身心兼勞，邁此病魔。床褥不離，寒暑屢過。氣血交悴，陰陽失和。存濟實難，違恤其他。遂宏樛木，寧俟江沱。果娠爾身，弗致蹉跎。

景芳因長途跋涉，遠道歸來，身心俱疲，加以受不住讒言風波，因此病倒，幾乎喪

^⑩ 見《兩浙輻軒續錄》卷52，頁47。案：錢蕙纒，江蘇嘉定人，江寧教授錢塘（1735-1790）女，陳振孟室，著《女書癡詩稿》。于歸後，翁姑相繼歿，家道日落。一說其夫不能治生，游學他郡；一說其夫不遵義跡。

^⑪ 參見《兩浙輻軒續錄》卷52「錢蕙纒」，頁47。

^⑫ 見《江蘇詩徵》卷167，頁4。

命，遑論懷孕生子？因此她開擴心胸，接受丈夫納妾，果然不久就有了好消息，她慶幸自己成就了一項重大的任務。平實的追述中，景芳在大家族裡持家的處境，身心所受到的煎熬亦在字裏行間流露出來。

第三首詩，描寫新生命呱呱墜地時，獲得喜訊時的快慰，她清楚的記下嬰兒的生時年日：

甲午孟夏，天氣清朗。吉日己亥，母方爾養。愧余正嫡，病不能往。聞爾
之生，欣然獎賞。初加撫摩，旋看就襁。容固方正，音亦高爽。

這個永遠令人難忘的日子，新生男嬰洪亮的啼哭聲帶給了這個沉寂已久的家庭無限的歡樂，這一天是值得書寫的，不只是小生命的降臨，而是了卻了兩個女人的心事以及家族的大事。景芳當天因病未能立即探視，但是不久即前往看望，景芳描繪了這個初生男嬰的相貌，方正的臉龐，洪亮的哭聲，嫡母的眼裡已是充滿了憐愛。其後對孩子的照顧，景芳顯然是直接參與：

既見爾生，漸望爾長。保抱攜持，如珠在掌。光華內蘊，知識外廣。古訓
須遵，前賢宜仰。

說明了她的憐愛疼惜，雖非親生，亦是視如己出，對孩子的教育更是毫不放鬆。

第四首詩，高景芳描寫歲月如矢，孩子亦已長成，且進退有度，詩云：「自爾育後，日月飛騰。呱呱爾泣，忽知趨承。擎拳拜跪，祇候寢興」，孩子長成，必須開始讀書受教了，景芳在詩末同樣以繼承門風來勉勵他：「父業早紹，祖武宜繩。就傅親師，欲望忿懲。稍慰顧復，遠著名稱。戒之童年，去爾驕矜」，高景芳一路寫來，寫給嫡子謙兒，目的是教導他、勗勉他，可是詩中卻夾雜了她個人的身世處境與心路歷程，她的賢德不妒、她的撫育及期待，還有女性一生的準則依倚、一生的成就與背負悉在此中流露出來。

母親與兒子的關係，女性與生育的牽連，訓兒詩裏透露了幾許玄機，也透露了幾許辛酸，即使不是親生兒子，也因名份的關係，一樣多了責任和期望。只是耐人尋味的是，景芳這首長詩表面上是寫給謙兒閱讀的，而實際上，又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她歷述自己的遭遇狀況，烘托出自己的婦德與對孩子的關愛，可是卻不談另一個母親，景芳似完全取代了謙兒的生母，包括撫養和教導。由於資料有限無法得知謙兒生母的境況，景芳因為正妻，法律上對她有相當的保障和地位，嫡母的身分使

她比生母更具權威，在教兒上更具有發言權，這樣的一首詩突顯了女性與生育的關聯，也突顯了某些隱藏的問題。

五、母親／女性的自我書寫

綜合前文論述，從課訓詩中，可以看到母親對男兒與女兒的明顯差異。課讀詩多作背景的呈現，亦較有感發；訓示詩則重於訓誡說理，近於家訓文字。課兒與課女在寫作上也呈現相當不同的書寫內容，課兒詩明顯承載了母親的期待，也呈現出家貧苦讀的情景烘托，不論是母親欣慰於兒子的勤學，或是深夜織紉伴讀，或是自責教子無方，都是呼應了傳統對兒子的期待心理。反觀課女詩的描寫則有較多的愛憐與溫馨，課女也往往和女紅相隨，或與兄弟隨讀，顯示了對女兒在知識上的追求並未給予太高的期望。同樣的，訓女與訓子詩中也可以看到母親不同的期待，訓女較偏重於經驗的傳承和指點，訓子則有更多自我苦情的披露，因此，母親教子的心理負擔顯然比教女來得沉重。除了門風榮辱的因素，兒子的成就與否也都關乎母親後半生之依倚。不論是「歷盡冰霜惟汝望」的苦盼，或是「萬種憂愁待爾伸」的悲訴，更或是「花誥拜更番」的榮耀⁹⁸，都清楚呈現母子之間的臍帶相連與命運共同體的永存關係，也顯示了兒子的未來可以補償母親所受的苦難或委屈，這些都是女兒所無法完成的。「婦人因子封贈」的條例，即是官方母以子貴的具體宣示⁹⁹。因此，兒子未來的重要性，對母親而言「具有無法替代的本質價值」⁹⁹，亦因如此，無論是課讀或訓示，母親更多的寄望永遠是放在兒子的身上。

訓示詩無論示兒或示女，都共同顯示了對孩子品德的要求、對教育的看重，以及對家族門風的彰顯和傳承，尤其對家族傳統的敬重與推崇是此類作品中所透露出來的集體認同。典範化了的先人父祖成為家族共同的信仰，訓誨所承載的正是社會的集體價值和家族典範的崇拜。母親的角色是家族歷史衍流的推動者，她們也同時擔任了鞏固父系文化的守門人，她們不斷強化或複製，無論是對兒子或對女兒，她們都清楚告訴他們應遵循的航道以及進入典範體系中所應具有的條件。同時，她們也藉此將自身自動納入家族典範的體系中，證明了她是中心價值的擁護者與實踐者

⁹⁸分別為金蘭貞〈自題寒燈課子圖〉詩，見本文二；錢蕙瓊〈示兒〉詩、戴氏〈芝兒五十生辰〉詩，見本文四。

⁹⁹見《清史稿校註》卷117〈選舉〉五，頁3206，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

⁹⁹參見Hsiung Ping-Chen（熊秉真），"Constructed Emotions: The Bond Between Mothers and S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5:1 (June 1994):100.

。門風的傳承，她不僅有責，也與有榮焉，李毓清的「賢母篤義訓，心殫志自舒。熊丸佐苦讀，縉戒申芳模。上可答宗祖，下可光門閭」，以及汪嫠的「教子有義方，父師皆母職。一朝能顯揚，芳烈歐陽匹」詩句⁹²，正是說明了殫精竭慮的母親們所追求的報償。

就發言的位階而言，基本上，課訓詩的發話者與受話者的關係是呈現上與下不對等關係。在中國尊親崇孝的傳統中，母親的位階使其發言獲得了相當的保障，不但不受質疑，甚且確保發言者與發言內容的權威性。當女性的寫作被質疑其正當性時，母親的發言則被視為是母教家範，便輕易的擁有發言的權利／權力。尤其是父親缺位的狀況，如寡母或父親遠行，母親更自然的取得發言權和指導權；而經過了苦難淬鍊的母親，她對家族的貢獻更使她的發話具有相當的份量。因此，母親要求孩子銘記母訓，「援毫申此語，昂哉慎勿忘」、「無視閒拈管，奉此為箴規」⁹³、「新詩當座銘，高山試仰止」⁹⁴或「作詩當夏楚，庶用鞭汝躬」⁹⁵，皆將口頭上的訓誨化作具體的文字，甚至要孩子置之座右，以收惕厲之效，即使謙抑的表示「老人翻縷語，迂拘知未免」⁹⁶，仍然是要兒子遵行不悖，充分展現了發話者的權力。至此，文字的永恆性得以確立，母親對自我話語的價值和意義也有充分的信心，雖然閱聽的對象只是自家的孩子，但是言以文傳，文字的流播遠勝於口語，雖未必能為傳世之作，但是，已足為兒孫範式。即如孔祥淑所云：「愧我相夫猶有憾，權留遺範與兒孫」、「聊成四韻恢長策，愧乏良圖濟世功」⁹⁷，流露出她教誡兒孫發言用世的企圖心。立言的正當性確立，傳世的機率增大，女作家成為了母親之後，因為她的發聲符合了社會主流的價值，她便有機會將她的名字或作品鑄刻在廣袤的文學碑林之中，傳世的願望隱藏在傳家的宣示中，女作家的母親角色提供了她最佳的身分掩護。

此外，課訓詩雖然傳達了母親的期望，卻也為自己樹立了「理想母親」的形象。這個含辛茹苦，犧牲無我，或寒夜課讀，諄諄告誡的母親形象，透過這些課訓文字，母親們的集體形象因而更形統一，也更被強化。作為一個母親，她是婦德的實

⁹² 分見李毓清〈婦誡三首〉其三，《國朝閩閩詩鈔·一桂軒詩鈔》卷丙，頁40；清沈善寶〈名媛詩話〉卷11，頁2，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⁹³ 謝香塘〈示兒〉詩、戴氏〈芝兒五十生辰〉詩，見本文四。

⁹⁴ 見袁綏〈夜讀示兩兒〉詩，《清詩匯》卷187，頁14。

⁹⁵ 見閩肅英〈課兒詩〉，《國朝閩閩詩鈔·瑤華軒詩鈔》卷己，頁2。

⁹⁶ 見汪嫠〈示葆兒八首〉詩，其八，《閩苑詩》，頁68。

⁹⁷ 見孔祥淑〈公正嚴明治家要道貽囑子孫守而弗失〉詩，《閩苑詩》，頁138。

踐者，也是家庭教育的啓蒙者，整個課訓詩突顯了母教的執行，以及母教所共同獲得的認可價值，高景芳、汪嫫甚至被時人譽為「格言正論」、「一代女宗」⁹⁸，其意義即在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千人一面母德懿範的標準形象下，卻不時閃現出的個別身影。這個身影事實上是女作家的自我圖繪，是真實的經歷生命風霜的女性形象，具有各自的面貌，是女作家運用了課訓詩將自我的圖像予以暗藏嵌入。

謝香塘的〈示兒〉詩寫的是自己的辛酸史，從不幸的婚姻到獨居守寡，以至立嗣教子，香塘的長篇敘述呈現了她自己的生命歷程，因婚姻而放棄了寫作，而婚姻並沒有給她更好的回饋，只有更多接踵而至的災難，她一一道來，說與兒子聽，卻無形中為自己完成了一個個人的歷史口述。為自己立傳，對許多女性而言幾乎是不可能的，在男性標榜的功業中，女性的一生從事是卑微不足以道的，而她自己似乎也沒有特別的理由或動機來為自己書寫歷史，因此，隱藏在課訓詩中的故事，反而變成了一個女性敘事的方式。

至於高景芳以嫡母的身分教子，她也同樣的對生命作了回顧。傳宗接代的壓力、家族中的讒言毀謗，景芳無疑是捲進無子與納妾的風波中，面對現實，她需要調整的是自己，接受自己未能生育子嗣的事實。因此，詩中她告訴謙兒，他的小生命來得不易，牽繫了許多人的憂歡。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景芳在敘說中夾帶了自我，一個女人的悲情苦楚，所揹負的責任壓力，從自己的體弱到小妾的妊娠，以至孩子的教養期望，高景芳的述說也正是傳統女性共有的焦慮，如果不是訓示兒子，這份心路歷程恐怕也不易彰顯出來。

不論是經歷世態炎涼，受盡磨難的母親，如錢蕙縷、朱均、戴氏；或是戰戰兢兢，戒慎恐懼的媳婦，如袁綬；或者是經驗豐富的官夫人，如陳采芝；她們都擔待了生命的風霜雨雪，課訓詩寫給孩子，也寫給女作家自己記憶中不容磨滅的身影。

女性進入父權制的體系裏，從為人女、為人妻到為人媳，一直都是處於邊緣性的地位，直到取得了「母親」的角色，才有機會取得發言的主體位置，特別是她對於兒輩的權威。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認為女性「既處於男人社會的內部，又處於它的外部，既是它的一個浪漫地理想化了的成員，又是一個受害的被排逐的人」⁹⁹，在父權制的话语中，「母親」的角色內涵已有清楚的規劃¹⁰⁰，地位

⁹⁸分見《江蘇詩徵》卷167引〈江蘇詩事〉，頁3；《名媛詩話》卷11，頁1。

⁹⁹見特里·伊格爾頓《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王逢振譯，274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¹⁰⁰漢劉向（前77-前6）《列女傳》卷一〈母儀傳〉：「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爲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業。」，台北，廣文書局，1979年。

崇高，發言具有權威性，「賢母之風，可以卓往赫來，為千萬年光」¹⁰¹尤可見推崇頌讚之極，「母親」已被理想化與典範化，女作家在這個框架中，不論對兒或對女兒，都努力共同趨附這個形象。然而，藉著這個賦予的地位，那個潛藏的「女性自我」亦得以在堆砌的方正的象徵秩序中，藉著「理想母親」的形象悄悄地由縫隙中閃現。這個「自我」因為女性的身分而處於邊緣外部的地帶，她的壓抑、憂傷、焦慮、幽怨、不滿都混雜於其間，由「內部」而映現「外部」，由「母親」而浮顯「女性」的命運，證諸以上所論，清代女作家的課訓詩便有了雙重的意義。

即如呂斯·伊里加拉（Luce Irigaray）認為女性的特質只能在她模仿男性論述的話語空間中窺見¹⁰²，在課訓詩中，當「母親」對兒女發言時，子女是當然的聆聽者，但是潛藏在文字或聲音底下，其實有另一個聲音。不論是聆聽者或訴說者，都是她自己，心中的血與淚，兒女未必能聽到，也未必能懂得，在訴說的過程中，其實，她不斷的在重整自己、編織自己，尋找自己走過的印跡，尋找自己的譜系，上溯母親、婆婆、家族女性的長輩，在一系列的女性傳承譜系裏，尋找認同，也尋找宿命，在被界定與被期待中，幽幽的傾吐她的生命的隱微心曲。

六、結語

清代女作家課訓詩內容主題，重在教導子女求學做人，希望女兒能賢良淑德，兒子能立身處世，光耀門楣。在這些充滿家訓性質的文字裏，普遍見到了女作家對兒女的期望，對門庭家風的重視。傳統的顯親揚名仍然是女作家所依循的價值觀，克紹祖訓，承繼門風，為課訓詩裏一個重要的特色，特別是家中的男主角缺位時，家族歷史的延續力量，母親更是此中重要的角色。這些課訓詩的作者，其實都共同呈現了傳統母親的形象—含辛茹苦、堅忍勇敢、維護父權體系、慈藹而又嚴明。

當然，從課訓詩中還可觀察到一項特殊的訊息，女作家談到了孩子的成長過程，也同時向孩子傾吐她的身世遭遇。藉著母親的身分，她把自己寫入到這個家族的歷史中，她為自己的生命作了記錄，或者為貧寒所迫，或者被婚姻所累，或者被子嗣問題所苦，或者為完成了責任而歡欣。無論如何，事實上，女作家已經超越了她的閱聽對象，她用了母親的地位，說出了女性的命運，也唯有用這樣的方法，才是最受保障，最安全的做法，女作家的自我書寫亦於焉悄悄完成。

¹⁰¹ 見唐舒元興(?-835)〈陶母墳版文並序〉，《全唐文》卷727，頁28，台北，匯文書局，1961年。

¹⁰² Toril Moi,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140.

Expectation, Clan Continuation, and Self-Expression--A Discussion on Educational Poetry (*kexun shi*) of Female Writers in the Qing Dynasty

Hui-ling Chung*

Abstract

Female writers' educational poetry (*kexun shi*) in the Qing dynasty presents the writers' attitude and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 towards the educating of their children. The poems not only reflect the mainstream values of patriarchal culture but also display the common image of a mother's role. However, between or underlying the words, a self of the writer and her personal life history are hidden. This article spells out the abundant self-expression of these female writers from the following approaches: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the handing down of experience, family chronicles, and self-writing.

Keywords : the Qing dynasty, female writers, educational poetry (*kexun shi*), expectation, family heritage, self-expression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Tunghai University